

陈克艰 著

“双搞斋”
言筌

NEW STAR PUBLISHER
新星出版社

陈克艰 著

“双搞斋”
言筌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双搞斋”言筌/陈克艰著. 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

2005. 7

ISBN 7-80148-840-7

I. 双… II. 陈… III. ①书评—选集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③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G236②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84748 号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谢 刚

社址:北京市东直门南大街 9 号华普花园

邮政编码:100007

电话:010-84094409

传真:010-84094789

销售热线:010-64631547

E-mail: newstar_publisher@163.com

印刷: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9 字数:145 千

版次:2005 年 7 月第一版 200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 001~6 000 定价: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·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

(电话:0539-2925659)

自序：解释一下书名

两年前有一天，朋友小宝请张五常先生、王安忆小姐等名人吃饭，下走有幸忝陪末座。不久，张先生以这顿饭起兴，写了一篇《创作的感受》，登在《南方周末》上。张文称这次宴会是“高朋满座”，在历数席间高朋，并一个个都给下了简短而贴切的考语之后，数到了下走：“还有一位陈克艰，是搞学问、搞思想的。”

1 

读过张先生的文章，小宝对我说：“干脆你就起个室号叫‘双搞斋’吧，这很符合你的实际。”他还就此发挥了一通：“对知识分子可以用两种分类法，譬如竖向划一条直线，搞思想的放在左边，搞学问的放在右边，这是一种分法；再横向划一条直线，搞得好的，卓然成家的，放在上部，一般性的，以至更差的，只是搞搞而已的，放在下部，这是又一种分法。两种分法合在一起，就是我女儿每天做功课都要画的直角坐标系了。严格点说，属于上部的，已经成‘家’，

不能说‘搞’，右上第一象限代表的是学问家，左上的第二象限则代表思想家；属于下部的，成不了‘家’，只能说‘搞’，左下第三象限是专搞思想的山头，右下第四象限是专搞学问的洞穴。说到你呢，论思想，你既没有朱学勤的澎湃激情和浩瀚大气，论学问，你又没有虞云国的厚实积累和深湛功力。以张五常这样骄傲的大师，竟肯许你用横跨的姿势在下部双搞，你该满意了吧。”

说实话，我不仅满意，还有点受宠若惊。既然大师谬许，小宝建议，我就腆颜以“双搞斋”自号了。可是两年来，号而不行，使用这个室号的机会，一次也没有过。这次承严搏非先生不弃，着我将近几年写的长短文章编一个集子印行，于是忽然想到，“双搞斋”可以在书名中一用了。



2

书名中的“言筌”二字，出于《庄子·外物篇》，其言曰：“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”，“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”。“言”是“意”的工具，既得意，何须言？“鱼”是“筌”的目的，既得鱼，何用筌？所以，“言筌”一词，常暗寓徒有文字形迹没有思想内容，或文字形迹害了思想内容的意思；因此“不落言筌”一语，又常表示思想上、学问上的一种高境界。但《外物篇》最后还是说：“吾安得乎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！”庄子书里刺刺不休的悠谬荒唐之言，是忘言之后的言，是得意之言。张五常先生也喜欢将从事学问比作

钓鱼，屡屡说：“钓鱼就要钓大鱼，钓到大鱼，这才过瘾。”他是钓到过若干大鱼的人，他的筌是得鱼之筌，他的言，自然也是得意之言，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三大册《经济解释》，是他平生得意之言的总表达。得意之言外，张五常还说过许多过瘾之言，有些人不遗余力地批评他，都是针对他的过瘾之言，而不是得意之言。这多少有点像与人吵架，却不吵正事，专挑人家口舌间不经意漏出的不文字眼（上海话所谓“标点符号”）大施挞伐。

至于不得意而仍有连篇累牍滔滔不绝的言，不得鱼而仍有叠床架屋堆垒成山的筌，这是仅仅在下部“搞搞而已”地“搞”（无论单搞还是双搞），很容易搞出来的现象。“双搞斋”的“言筌”，虽还不到“滔滔不绝”、“堆垒成山”的地步，自知逃不脱这类现象的范围。很想说些得意之言，无奈说不出，非不为也，是不能也。下走不学，并且自知有生之年已难涉有学之境，毕竟已经到了更年期。但下走敢自许好学，愿意永远以初学的认真态度对待思想和学问，在 X 轴以下的部分继续进行双搞，不能创新地得意，至少应该把往古贤哲当今彦硕所已得之意学得一些过来吧。

目 录

- 1 / 自序：解释一下书名
- 1 / 数学无国界
- 5 / 听费恩曼讲科学
- 9 / 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
——介绍“诺贝尔奖百年鉴”丛书
- 13 / 僵思
- 18 / 科学是“勾勒姆”？
- 22 / 用研究的态度来学习
- 26 / 爱因斯坦老师
- 30 / 深入浅出有典型
- 34 / 到底有几种文化？
- 38 / 真理靠的是信任！？

43 / 一部恢弘的文明“交响乐”

48 / 俄国思想家

52 / “认识型”的“考古”

58 / 润物细无声

——喜读《经济学家茶座》

64 / 读人和淫书

66 / 对法律作经济分析

72 / 灯塔和蜜蜂

77 / 解释与主张

87 /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佳理论解释

91 / 写出历史的生理

95 / 思想与时代

——读徐复观《两汉思想史》

114 / 殷鉴不远

120 / 分光镜和过滤器

124 / 弱水三千，我取一瓢饮

——读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

129 / 在中国，社会的细胞是单位

135 / “全集”与“完人”

140 / 《黑黑癸未诗词存稿》前言

144 / 三界十景



- 153 / 好高骛远读唯识
- 157 / 沈寿的病史·余觉的痛史·张謇的情史
- 185 / 伪科学与伪和尚
- 190 / 感觉的形上学
- 195 / 评奖经济学和程序意识形态
- 207 / 思想与市场
- 223 / 科学的发生是一个“异数”
- 228 / 论“搞大”
- 233 / 说了即不是
- 237 / 火把与蜡烛
- 242 / “学术规范”
- 247 / 孟夫子的双重标准
- 253 / 的士司机的方便问题
- 257 / 裸体的权利
- 263 / 口头合同也是合同
- 270 / “老西门豆腐”
- 275 / 规则的“显”与“潜”



数学无国界

叙拉古城被攻破时,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研究几何,他对冲过来的罗马士兵说:“不要碰我的圆!”这句话成了阿基米德个人生命的绝响,两千多年来,它一直绵延于历史之中,顽强地昭示着数学的自由和独立。时至今日,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章,其正面刻着的,正是阿基米德的头像。去年夏天,第二十四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的北京召开,《数学无国界》一书的中译本适时问世,无疑也是一种象征,象征着数学独立于政治的尊严将与世长存。

1 

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——“国际数学联盟的历史”,作者奥利·莱赫托曾任该联盟的秘书长,是复分析领域的一位大家,他根据原始档案写成的这本史书,从章节的题目来看,似乎只是这个机构的一本流年账簿,但是字里行间,处处洋溢着阿基米德的音容笑貌;它记叙的

重点在于,20 世纪里,数学为了摆脱国家利益、民族情绪、政治需要的干扰纠缠而作的不懈努力,引人入胜,令人感动,惹人深思。

书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个故事是: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由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情绪,德国数学家被排除在国际数学联盟之外,连续两届未能出席国际数学家大会,后在多方抗议和努力下,终于重返国际数学大家庭的过程。堪称 20 世纪最伟大数学家的希尔伯特,他于 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的报告,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数学史重大事件,报告中提出的 23 个问题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指导和左右着 20 世纪数学发展的方向;但是在 1920 年和 1924 年的大会上,却见不着他的身影。当希尔伯特带领着德国数学家代表团,重新出现在 1928 年的意大利波伦亚大会上时,受到全体起立的欢迎,场面热烈,激动人心。希尔伯特说:“在度过了很长一段的困难时光后,世界上所有的数学家都有他们的代表在这里了,这令我非常高兴。按照人群和种族制造差别,完全是对我们科学的曲解。那些主张这样做的理由是极其拙劣的。数学不分民族,对于数学而言,整个文明世界是单一的国家。”

主要由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掌控事务、执行歧视和排



斥政策的旧国际数学联盟(UIM)于 1932 年解散,坚决反对排斥政策的英国数学大家哈代早在 1924 年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。新联盟(IMU)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1945 年,同是战后,可以说,新联盟面临的政治困难要比当初的旧联盟大得多,但是新联盟的成立过程自始就贯彻“普遍开放原则”,领导新联盟筹备工作的美国数学家马歇尔·斯通,以宽容的心胸和善于妥协的审慎办事作风,与各方对话,做了大量工作,终于使一部从总纲到细节都能保证“让政治远离科学”的联盟章程得以完成和顺利通过。斯通特别强调“不能接受任何把德国和日本排除在外的安排”,还强调“在任何可能成立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”。至今 60 年的历史证明,IMU 是一个名副其实不受任何政治限制的广泛的国际联盟。

例如,原定 1982 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数学家大会,虽因波兰政治形势动荡,被推迟了一年,正式开幕之前,也有不少西方国家的数学家明确表示不去,但大会还是成功地召开了。华裔数学家邱成桐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的,时年 33 岁。当时担任联盟秘书长的奥利·莱赫托在闭幕式上致结束语,当他说“让我最后强调一下国际数学联盟的基本原则:政治永远不应

带”时,会场上爆发出“雷鸣般的掌声”。又如,中国加入联盟的过程,也是一个数学受到政治干扰,但最终摆脱干扰、维护了自身尊严的曲折故事,其中充满了戏剧性的情节,书里也做了含蓄幽默、十分生动的描绘。

国际数学联盟和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精神,用 1897 年在苏黎世举行的第一届大会的负责人 A. 胡尔维茨的话来表达最为确切:“这门科学中的伟大思想往往诞生并成熟于孤独的心灵中,但是数学家仍然需要交流,需要参与与同事们的讨论。”英国哲学巨子怀特海也有一句名言:“数学是人类心灵的神圣疯癫,是对咄咄逼人的世事的一种逃避。”世事之咄咄逼人,莫过于政治,而即使政治,也拦不住数学心灵的“神圣逃避”。毕竟,“政治正确”并不是到处可用的惟一标准,一切的政治都是暂时的,而像数学这样的精神事业,则是永恒的。



听费恩曼讲科学

现在我们生活得这么快乐，这么幸福，受赐于科学的实在是太多了，因此，热爱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一种最普遍、最稳定的感情状态；即使那些时不时在报刊上写文章批判“科学主义”的哲学博士，心底里恐怕也是热爱科学的。然而我们对于自己的所爱究竟是什么德性，科学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却又所知甚少，大报告中的“科学精神”、“科学方法”云云，也不过门面语而已。恋爱学教导我们：不重内在、只重外表和财富的两性结合是危险的。由此观之，科学与人类这各具其“性”的两者，它们的盲目结合，前途亦未可乐观。



要了解科学的内在德性确实很难。科学的知识太深，科学的逻辑太拗，多数人忙忙碌碌，建功立业著书立说树碑立传之不遑，哪里有精力深入科学的内里去摸索体会呢？所以，像《费恩曼演讲录》这样的薄薄小书，国

庆长假里，一卷在握，卧游半日，就会有大收获，符合成本最小、收益最大的经济原则。

费恩曼(Richard Feynman)堪称 20 世纪最大的科学家之一，他以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，与施温格尔、朝永振一郎分享了 1965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。费恩曼无疑还是科学家中的头号大玩家，他用桑巴鼓单独伴奏芭蕾舞，得到过美国全国舞蹈设计竞赛大奖；他慷慨充当裸体画的模特儿，他自己的绘画办过个展；他从古代抄本琢磨出玛雅人的天文学；他会撬锁，会修收音机，会在化学实验室里配方各种新材料。他研究科学也像玩一样，刚上中学，他就用自己发明的符号算三角函数，他的好友、也是大物理学家的戴森(F. J. Dyson)说：费恩曼以他自己的方式“重新发明了差不多整套的物理学。”他得知将被授予诺奖的消息后，生怕从此成为媒体和大众的玩物，忧心忡忡地问记者：“有没有办法不接受该奖？”记者告诫他：“这样就会造成更轰动的新闻。”获奖以后，无数的媒体采访他，都要求他用一句话概括其获奖的工作，他没辙了，只好说：“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概括，那工作就不值得获奖。”

其实费恩曼很大众化，他只是不愿做新闻人物，他不是精神贵族。这本书记录的，就是他对公众做的三次



演讲,他说:“我喜欢去拉斯维加斯,喜欢与脱衣舞女郎和赌徒聊天。”他以聊天的语调,向听众谈科学,谈宗教,谈价值问题,谈社会现象。

费恩曼说,科学最令人激动的地方、科学的本质特征,在于它所从事的是“发现”,“科学是一项伟大的探险活动”。科学作为发现,又分三方面讲:“能发现”(发现的方法),“所发现”(发现了什么)和“所发现”的应用。这第三方面,即“当有了某些发现后所能做的新事情或正在做的新事情”,费恩曼说应叫做“技术”,普遍的误解是把技术当成了科学。费恩曼强调:科学家从事研究,“不是为了应用,而是为了发现新的理论和定律,新的发现才是对他们的最高奖赏。”新发现本身即是价值,而无须乎日后技术上的应用。科学发现的技术应用,如果造成了什么危害,科学家也不应任其咎。现在“科学家”真是太多了,依费恩曼的眼光看,这恐怕不是真实的情况,而是乱戴帽子、滥发签证的结果。要求人民群众都能掌握科学的方法,在工作中都有科学精神,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妄想。不如把要求大幅度降低,只要学校教育和媒体报道在关键事情上能避免用词不当,对什么是科学,什么不是,谁人是科学家,谁人是冒充,能有起码的判断力,我们这个世界肯定会组合得更加美好。



费恩曼对宗教(主要是耶稣教)也分三个方面来谈:

1. 对世界的认知,宗教已被科学所推翻。2. 道德的训诫,这方面并无多大变化,“我不认为科学对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产生了强烈影响”。3. 宗教能给人以启示、勇气和精神力量,而这是不必要与认知方面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。费恩曼的宗教观与爱因斯坦十分相像。费恩曼也谈到了神秘现象,如心灵感应能力,他本人并不相信这种能力的存在,但他着重说明的是,怎样区分源于成见的拒斥和根据科学程序的否定。科学的一个特点恰恰在于:十分讲究怎样来确认和表达“不相信”。

这本演讲录是严肃和俏皮、深刻和通俗、深思熟虑和轻松随意的完美结合。斯人虽亡,音容宛在,费恩曼是不朽的。



2001 年 10 月